

02



津南文史資料選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 编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津南
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主 任：陈翟生

副主任：梁维民

委 员：朱振周 周祐昌 薛震海 刘景州

《文史资料》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陈翟生

副 主 编：梁维民

责任编辑：于金祥

文史资料第七辑目录

史 海 钩 沉	咸水沽即古豆子觥新考 周汝昌 (1) 一篇关于小站开发的记述文字 刘景州 (14) 葛沽旧时地名组成概况 张贺年 (18) 孟家祠堂修建始末 刘万力 (21)
人 物 述 林	深切怀念周锐同志 李上达 姜培双 孙占全 (24) 学运工作的回忆 王世安 (29) 七七事变后天津私立进修中学“民先”小组的活动 田正范 于芝芬 (32) 张凤琴同志传记 梁维民 (40) 访天津老乡——邢野 于金祥 (47) 我的小传 邢 野 (49) 李鹤年在津南 刘虎臣 (52) 我的祖父冉壬巩与张学良的交往 王淑梅 (59) 四里沽陈其昌家世 梁维民 (62) 小站首任商务会长徐芳廷 刘景州 (64) 附录：雍正暗察周人骥
工 商 经 济	德和木号兴衰史 华植厚 (73) 建国后津南航运事业的发展 蔡胜利 (82) 津南三镇著名小吃 孙树芳 孙 贻 (87) 昔日海下人赴营口、丹东谋生琐忆 王文才 (117) 经营牲畜记实 李仲义 (119)

艺苑春秋	周公祠庙会与小站京剧票房 刘景州 (133) 新农镇国剧社 史清隆 (147) 葛沽旧剧院钩沉 张贺年 (153) 附录: 天津戏班班规 忆乘航画师 陈雪山 (168) 丹青出寒寺 邦邑传画名 徐宝树 (169)
文教卫生	津南旧时药铺、名医轶闻 梁维民 (171) 田家坟小学忆旧 王会福 (176)
民风民俗	小站老君堂 刘景州 (183) 我的佛乐因缘 张玉洁 (188) 咸水沽的“庙前头” 王景 (192) 附录: 长乐高跷卖豆歌 张贺年 (197)
地方物产	葛沽营房道萝卜 张贺年 (198)
专 载	早年我家的住房与花园 周祐昌 周汝昌 (202) 怀乡诗草 申剑一 (207) 双月泵站的修建 夏恩逸 (223) 石坚同志生平 (229)
回 音 壁	1. 关于更改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葛沽文昌庙为药王庙的说明 (232) 2. 来函摘抄 (234) 3. 勘误 (1—6辑) (235)

咸水沽即古豆子航新考

周汝昌

天津市与大沽口之间，有咸水沽镇。明末清初顾祖禹的名著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中，引据古书，正式肯定咸水沽即古称豆子航之地。从此以后，有清一代地方志书及诸诗家题咏津门古迹者，一致承认。但也有异说，以为豆子航不在津东南，而在山东境内，相去颇远。

以两说孰是孰非？尚无定论。我是咸水沽人，从青年读书时即留心乡邦掌故，久欲一考其究竟。今壬申之春月，得读《津南文史资料选辑》，见其中《咸水沽小考》一文（朱振周同志撰）不觉引发旧日的兴趣，因而乘兴捉笔，草为此篇，以备桑梓文献，兼用求正于故里亲友。略分数节如下：

（一）旧说的起源

我读书未广，似乎此说即系顾氏《纪要》所引诸书为最早。如所引《地理通释》云：

“河间之豆子航，今咸水沽也。东去海四十里，地斥卤，广袤数十里。宋时置戍于此。”

文词十分明确，并无疑似揣测之语气。有一点值得注意：在我这一代所能听到的父老口中都一致说咸水沽距大沽为五十里。

《通释》却说是四十里。此非估量不精之义，盖其时海口尚在大沽口以西十里之地，——宋代海口在泥沽，可见此说“四十

里”已是宋元以后的历史痕迹了。

（二）问题的发生

然而，据史籍所载，如《资治通鉴·隋纪》，说是“平原东有豆子龞”，平原为隋时郡名，地区在今山东德州一带。那么，豆子龞该是山东德州以东滨海地方了。再加上《纪要》引《括地志》说：

“自渤海至平原间，滨海煮盐之地，土人谓之豆子龞。”渤海、平原，皆郡名。按《隋书》卷三十《地理志·中》渤海郡包括无棣、南皮、盐山、清池等地，在今沧州以南，即与河间郡接壤之境。那么好象是指今河北省沧县以南直到乐陵一路最东海边之地，都叫“豆子龞”了？

若依此说，则岂止“数十里”之广，起码有数百里。而且，也很难理解：数百里之间，凡盐场都称呼“豆子龞”！这很明显，决无此理。问题必然是原书叙述之词、或后人摘引之际，发生了不够妥恰的病句。

然而，这给“平原东”一说，却增加了“力量”或影响。因此，古豆子龞毕竟应在何地？这是必应研索清楚的课题。

（三）豆子龞在河间

问题摆在面前了，就必应努力解决，而不宜任其永远“悬”之以为难断之案。今试一陈愚见。

按《资治通鉴》卷181《隋纪》五，大业七年（611）条下，一则云：

“平原东有豆子龞，负海带河，地形深阻，自高齐以来，群盗多匿其中。有刘霸道者，家于其旁，累世仕宦，资产富厚。霸道喜游侠，食客常数百人。及群盗起，远近多往依之，有众十余万。号‘阿舅贼’。”

这就是“平原东”一说的依据了。然而同卷大业十二年（616）

一则又云，

“河间贼帅格谦，拥众十余万，据豆子龛，自称燕王。帝命王世充将兵讨斩之。谦将渤海高开道，收其余众，寇掠燕地，军势复振。”

这一则记载，重要之至，大可帮助我们解决古豆子龛究在何地的疑案。今为剖析如下：

第一，要注意“燕王”这个称号。按古时有南燕、北燕二燕，南燕在河南境，一般叙燕事者大抵指北燕。北燕之南，与赵、与齐接壤，其分界在今河北文安、大城县境。证据可看两条史迹——

（甲）《城冢记》说，文安县西二十七里有南北卢蒲城，“齐侯放卢蒲圜于此。”

（乙）《大清一统志》载，“长城在文安县东南，接大城县界，延袤百里。相传燕、赵交界处。”

按清一统志，文安在顺天府（今北京）南二百四十里，大城在府南略偏东二百九十里，文安在大城西四十里。大城本汉朝渤海郡东平舒之地（以别于代郡原有平舒，故加“东”字）后汉属河间国，北齐为平舒县——晋于此置章武国，后魏为章武郡，北齐始废都为平舒县，五代时方为大城县。属瀛州，后属霸州。

再看大城在文安东南五十里，它的北界与静海县接壤，相去只有四十里之遥。假若从这里往东引伸划一条线，那就恰好是天津的南边大港一带。从这条线再往南，就渐入齐境平原郡地。

（丙）然而，自号“燕王”的格谦，所据之水寨豆子龛，必在燕地，而不会到齐境去称“燕”王——那岂非笑话？而继承他的高开道，所“掠”的也正是“燕”地。这事情就太明白

了，豆子航决不会远在齐东的平原。

高开道是渤海人。渤海虽起自汉郡名，但到隋代，应即《通鉴》胡注特别指出的“杨帝改沧州为勃海郡”这就一切吻合了。

（丁）不妨再从“燕王”之号求一旁证：原属京东，今属天津的宁河县古有梁城，据《名胜志》载：“梁城在县东南境。五代（时）刘仁恭筑。其子守光为‘燕王’时据之。”可证据地以称‘燕’王的，只能在燕——晋代还有“渤海燕郡”之地理名称，那与山东境不能拉在一处，也很清楚。

（戊）据《隋书》记载，大业七年正值山东、河南发生了大水灾，漂没了三十余郡。而这时刘霸道却偏要“平原东”去找一片大觥为“盗”，那他能“掠”到什么呢？因为那里的情況是“民卖儿女为奴婢”呀。

根据以上所考，已能充分证明：古豆子航不在山东，而在今天津近海靠河之地。

这样，再回顾上文提到的《地理通释》，其文开宗明义，即大书曰：

“河间之豆子航，今咸水沽也。……河间二字，确然无可疑议，因为它与《通鉴》大业十二年之文完全吻合，这才是历史的真相。

（四）咸水沽原属河间

咸水沽在早本是一片斥卤不毛的“退海地”，也即是无人居住的无主之荒洼，它的地理区划隶属也就曾是“三不管”之区，很难确考。但从记载看，如沽南的巨葛庄，天津旧志称之为“章武县之巨家庄”；上文已叙及章武一名，在《隋书·地理志》中还可考见，即：河间郡下，所隶有“平舒”，（已见七节）其下注云：“旧置章武郡”。由此可证，隋之章武县即

河间府所属。考咸水沽，明代原属河间府静海县，至清雍正八年才划归天津。我少年时亲见沽东关帝庙（在东大桥稍西，海河南岸边）有铁磬一口，上铸“大明嘉靖×年河间府静海县……水沽关帝庙……”等文字〔确年失记，但肯定是初年，不出四至七年这几年间〕这又可证明，咸水沽自古即属河间之地。

〔咸水沽与杨柳青，同是由静海划归天津的，而此二地乡音语调几乎全同——又与静海调极相似。此种地理语言现象，极饶趣味了。〕

因此，我们可以作出断语：咸水沽即古河间滨海地；豆子航即系河间“负海带河的盐泽地，则古书谓即咸水沽，又有何疑。

（五）从古地理考察

在过去，谁也无法知道咸水沽这个地方已有多少岁的历史。近些年，由于贝壳堤的考古确断，事情也有了向所难知的新认识。即——

（1）第一道贝壳堤，形成年代是三千五百年前，时当商朝。

此堤线，北由芦台、张贵庄、白塘口，南到巨葛庄、中塘、沙井子……至黄骅的武帝台。

（2）第二道贝壳堤，形成年代在一千六百年前，约在秦汉。其堤线是：军粮城、泥沽、邓岑子、上古林、马棚口、歧口。

那么，这就可以推考而知：咸水沽这条线（我幼年还能看到沽西段同和码头一片地土很多小螺贝壳，即也曾是海岸线的残痕遗迹），约在那两线之间，因为正处在白塘口与泥沽的当中。由此可推，咸水沽曾为海口时，其堤线形成至少当在二千五百年前。（西元500年左右）即约当东汉到南北朝之初。

证以《通鉴》的明文，说豆子航“自高齐以来，群盗多匿其中”可见北齐时豆子航早已形成，北齐始于西元550年，真是若合符契了。

（六）说说“窦家岗”

“豆子航”一名，十分奇怪。航，古语解为盐泽，即海边荒野中大片浅水，类似湖泊，但其水深不能舟，浅不能涉，四围皆盐碱，不能禾稼，草且不生，何以有“豆子”可言？我自早蓄疑。以后疑心“豆”或与“窦”姓有关。一次读《日下旧闻考》见京畿某县有“豆家庄”，而所引另一书则作“窦家庄”，更引起了早年那一猜想的复萌。但苦无证据，不敢妄说。

如今读到《津南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三《咸水沽镇的旧时工商业》一文（孙树芳、孙贻撰），其中一段说：“旧咸水沽镇由三部分组成？一部分是王家场……，一部分是小槐庄……，一部分是窦家岗……。”（见73页下方）这些话一下子触动了我一——因为窦、豆同音，航、岗同音，大可注意！

于是我专函询问孙君。他1992·4·17日复函中说道：

“关于‘窦家岗’一地的方位，原来是由您的姨兄孙振义老爷子提供的。现又找到了咸水沽的老居民赵学孟、吴焕发、戴树棠进行请教，他们一致认为：窦家岗原在东大桥以下，三节跳旁。”

按东大桥，为木结构大拱桥，高跨于从海河引出的一条汉河口上，形势极美。此汉河向南流，不多远即折而向东，环抱着一所整齐的住宅，即王鸿典（字慎五）家，其门外跨此汉河是一座木板平桥，河宽桥长，木板由三组接联而成，故俗呼“三接（截、节）跳”——跳即方言“跳板”，乃搭接以渡水之具。

三接跳一带，境界很美。跳口树木森密，桥又长又“高”，

高者是指下窥水面很深，走过时从板缝间可见流水深碧，倒影沁人。一过桥，阡陌成行，大片良田秀围，景色堪娱。王慎五家子弟排树字，他们弟兄与我弟兄很熟（如王树芳与三弟兄周泽昌。王树铮则与我是小学同班），少年时每逢年节，要到刘家码头祖塋去上坟，必经此地。孩童的心灵感受真如小小“桃源”之境，真不尘俗。

那么，父老相传，由此往南一带，地名就叫“窦家岗”。——我也想起，小时候自己也是听说过的。

为了把事情弄清，我又请家兄祐昌以及孙君树芳再作些访问。

祐昌1992、4、23日来信说：“今晨秉老至，（孙振义，字秉正，92岁）询之。王家场儿（小王家场）在西头，（周家）西院（本族之一支）即在王家场儿之内。窦家岗则在桥东。今尚有窦姓。”

他于4月27日又来信，其父云：“问了秉老，他说老（辈）人都说大桥东〔按乡语“大桥东”即指东大桥以东〕窦家港，即三节跳迤南之地。旁有雷家台、马家道。由此通刘家码头、周辛〔新〕庄、吴家稻地等处。（汧河）北岸即王鸿典（慎五）家，早已变样了。说不上窦家港的准地方来。说得准的赵学孟、吴焕友、又不尽同。……”

同日，孙君也有信来，补答了我的提问。他说又走访了戴树棠、李德兰、王宪文，王福生等，归结出三点：

（1）“窦家岗”的实际语音是“抖家杠”（dǒu jiā gāng）大家一致。

（2）窦家岗三节在跳“方圆一里左右”，又称“韩家坟。”

（3）其地“有著名的东祥发花园”。又说了“小王家场”

以北是小槐庄，两者相接。（与桥东相距约有二三里）

这样，一个重要现象与问题就置于我们面前了——

〔甲〕“窦家岗（港）”与“豆子航”之音何其相似！

〔乙〕这是“巧合”？还是另有意义可寻？

〔丙〕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即是因知古有豆子航之说而生出来的一种附会——这种可能是有是无？

下面一节，就对此试作讨论。

（七）豆、窦、家、子、岗、港、航

我国大地名容易考察，史籍也比较详细，书写大致“规范化”，一到村庄等处，则读音记字便出现混乱了，而同音、音转、音变、简写、讹字……等情况，到处可见，其例不可胜数。比如无数的“×辛庄”，辛皆“新”之简省俗写。又无数的“×各庄”，各字即“家”之音转，如《日下旧闻考》卷百二十二，一条批语即云：

“（文安）左家庄亦称左各庄。……”是其良证。天津的“巨葛庄”，甚至读成“锯锅庄”，实则地方旧志称为“巨家庄”，盖先音转为“巨各庄”，后又误写巨葛庄、巨戈庄。”

〔jg二音互转，北语常见，如街又说成“该”，颈又读作“梗”，刚才又说成“将才”……。南方读家字为“戛”（阴平ga），戛之轻音即转为“各”〕同音字代替，如岐沟，又作祁沟，奇沟之例。所以“窦”字常被“简化”为“豆”，曾见地志记载一地，一书作“窦家庄”，另一书作“豆各庄”。此毫不足怪。

“家”还音变为“庆”，如“王家陀”为古名，后转为“王庆陀”。“子”与“家”也有音变关系，如“蒿子沽”与“郝家沽”的例子。“我就”，乡语，“我就来”说成“我奏来”！“试试不咱（音哑za）”也说“试试不家”。都是j与z二音

的互转之例。]

至于𤇗、港、岗，因为音同，混乱更甚了。𤇗是古字，港是俗写（不识𤇗字，以同音字代之），岗是讹字。河北内境之“港”很多，皆与“港湾（海岸泊船处）”一义无关，而是“亢、沆、𤇗”的俗写，如清沽港、安古港、白龙港……多不胜数。天津的双港、大港，亦其例，乡语又时时转为“井”音，如“双港”口语实为“双井”。所以“沙井子”“甜水井子”的“井”，实皆𤇗字之变相也。

盖河北境自古为“沧海桑田”之地，九河所趋，黄河三度改道入海，因此积水渐渐形成大泽与联淀，不计其数。到宋时为防止辽金，还以“涿（泊）”为天然界蟹——由信安东至直沽，绵亘八百里，皆此种沉淀，深不能舟，浅不可涉很难渡过。这种“浅水湖泊”，称淀、称泊，称港、称洼，也称海（如七里海），称沽。淀字又时常讹为“店”（如古夏谦泽，今有遗迹，却叫“夏店”。通州有“永乐店”，即古之雍奴淀）。又讹为甸（如北京海淀，时常写作海甸）。淀渐变成陆后，川原平旷，景物堪怡，却还叫淀，京北即有其例。洼也一样，俗语“大开洼”已成旷野之义，实古𤇗淀之干涸地。河北的洼，犹有未涸而名洼的。天津有“灰堆洼”，即古𤇗之遗迹。

𤇗也是后起字，本字是“亢”，战国时燕丹用以饵秦王的“督亢陂”，即涿郡的“大港”之类。亢，加土旁为坑，加水旁为“沆”，近海而可熬盐的，则加卤旁以别之。即是𤇗——俗讹为“港”者是矣。（我在《天津日报》上发文讲过，今不详述。）

至于“岗”，那当然又是不明𤇗港之义而同音代写之例。

由以上的析论，可知“窦家岗（港）”与“豆子𤇗”原是一

音之转，字有正写俗写之异。

咸水沽大桥东的三接跳以南的窦家港，应即汉末南北朝以来的“豆子航”的北沿，直沽河之边的一小部分。它“广袤数十里，所以应是从“三接跳”一直往南伸延开去的一片巨航，后来也逐渐干涸，分为若干小航淀，“港”“井”之属，皆其遗痕或同类。

如今的“大港”之南还有一处窦庄子，（黄骅县）这也有可能即是古豆子航的南沿了。民间盛传，窦尔墩即该庄之人。按纪昀的记载，“河间剧盗窦二东”，其兄名大东。方知“尔墩”乃“二东”之讹变也。纪氏乃乾隆时名家，尚不知俗有“尔墩”之字，这十分有趣！此刻想来，“剧盗”是“河间”，是“窦”姓，其出生地又是航边沿——那么他的“山寨”实际上恐怕也还就是“河间贼帅格谦据豆子航称燕王”的“水寨”，非山地也。

这一切都值得深入研考。拙说之提端引绪，或于地方史志工作者不无参考用处。

前，本地人即读二音：——读“岗”，上声，即如“站岗”的岗。今之“大港”，即“大航”的俗写。一读“讲”，如“双港”即实音“双讲”，口语速读，则音转，成为“双井”，今“沙井子”“甜水井子”等“井”字，实皆航字之讹音讹写。有趣的是《通鉴》胡氏注音，于大业七年条注云“举朗翻（即jiang）”而于十二年条，则又注云：“各朗翻”（即gang）〔翻即“反切”，古代汉字“拼音”法〕恰好就是至今犹然的一字两音之例，可见自古如此。

〔八〕王世充与杨义臣

从史书看，在豆子航——窦家航内称雄的，有刘霸道、格谦、高井道等，而攻打豆子航的官方军将，则有王世充、段

达、杨义臣。王世充是个“野生子”（母寡，与王赉“野合”所生），此人极坏，谄媚隋炀帝，种种坏事做尽，但野心是做皇帝，最后自己“即位”，年号“开明”。《隋书》末尾有他的传）唐人避太宗讳，改书其名为“王充”了），内云：

“大业十二年……，时厌次〔地名，隋属渤海郡〕人格谦，为盗数年，兵十余万，在豆子航中。充帅师都斩之，威振群贼。”在此以前，则杨义臣也曾攻破豆子航，拿住了燕王格谦。义臣之父尉迟崇，是隋文帝在恒山（今河北正定）时的旧部，有大功，故义臣的“杨”是宠赐“皇姓”才改的。《北史》《隋书》皆有义臣传。其中有云：

“时渤海高士达，清河张金称，并相盗为盗，攻陷郡县。帝遣将军段达讨之，不能克〔段无能，被“群盗”嘲呼“段姥”〕。诏义臣率辽东还兵，击，大破士达，斩金称。又入豆子航，讨贼格谦。禽〔擒〕之。以状闻奏。帝恶其威名，遽追入朝。贼由是复盛。”这段纪载表明：渤海、清河一带“群盗”正多，而格谦所为据豆子航，称燕王、可证此航另在其北——如清河，方可说是接近“平原东”了。这一点更加清楚。

按大业七年，山东、河南大水灾，漂没三十余郡，鬻卖儿女为奴婢。从此，“群盗”方兴，而豆子航的刘霸道实其“先导”，盖史家明言，隋炀帝荒淫肆虐，天下叛者蜂起，自大业八年为始。可见七年即为“阿舅贼”的刘霸道，乃是反隋的先锋。

刘霸道，应是绰号，仕宦家世，大财主，食客数百人，招聚游侠——这就是古代“群盗”常常是以大地主为首领的实例。在《水浒传》中，还可以窥见宋代的历史情况，大致相同。梁山泊的泊〔古原写作淿〕与航，其实都是“地形深阻的水

寨，这种水寨，很难攻打，航内方位难明，步马兵又无法进入，水军也难行舟，故自古以来如此，本地人都戏称为“贼窝子”，直到解放前，还有遗风。当然，所谓“贼盗”，多是古代官方对起义者的恶称，但实际上那也是龙蛇混杂，苦害百姓的真正匪徒，也混迹其间，令人稂莠不辨。北朝至隋的豆子航，“负海带河”，正是咸水沽的地理形势，一点不差。只是古代的豆子航，“广袤数十里”，范围很大，应是从直沽河东南岸一直往南延伸的一片茫茫无际的大盐航。而不是后世咸水沽镇的“弹丸之地”，那在古代是可以容得下“十余万”众“匪”在其中的！

〔九〕诗人的名句

清代汪沆有题咏咸水沽的一首七绝：

“豆子航边夜射鱼，
潮痕初上柳风疏。
千年刘格芟夷后，
金镞犹耕出废墟。”

听说南郊真正出土过带有青铜箭头的骨头——那正是“镞”字的本义了。看来，诗人并非想像之词，当时他是早见过这类土中遗迹的。青铜属战国年代。如是铁的那就是燕王格谦的部下的残骨吧？

应该有人作诗咏燕王才是。

壬申暮春三月二十三写迄

于燕都棠絮轩

四月初三立夏日雨窗修补粗定。

〔附记〕完稿后祐昌又几次来信续报很多父老对“宴家岗”的地位、名称（发音）是一致的，而且并非含糊之词，已无疑问。但有一点应加说明，即传述者有的发生错觉，误以为“岗”指

桥旁高处。这是因为受了附近有一“雷家台”的影响。若如此，何不叫“襄家台”？况且本地区并无一个高处叫“岗”的地名例。由此恰可反证：“岗”音即觥字的讹写，本来也不是高地势的意义。

地名的误写，有时到了惊人的地步，如“泥沽海口”，宋人名著《梦溪笔谈》就提到了，但今排字本《日下旧闻考》引录时竟成了“泛枯海”（凶字全丢了）！试想，如是外地人，这怎么聪明也猜不透是何奇语了。

（壬申五月初一日追记）